

“欲望”的受害者和“能指”的牺牲品

——对麦克白悲剧根源的精神分析研究

应伟伟

摘 要: 围绕着《麦克白》一剧中连续发生的血腥残忍的杀戮,渐占主导地位的“欲望”及被语言不断建构的无意识一步步地促成了麦克白终遭毁灭的悲剧命运。本文不同于传统的对《麦克白》一剧的性格悲剧和社会成因悲剧说,尝试借鉴后现代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精神语义分析理论,拟主要从沦为权力“欲望”的受害者和疯狂驱动下的“能指”的牺牲品两个方面对麦克白的悲剧根源进行精神分析研究,为其悲剧命运的理解提供另一个视角的阐释。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edominant “desire” of Macbeth and the language-structured unconsciousness around the bloody and malicious killings, this essay attempts a post-modern Lacanian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to the inner analysis of Macbeth’s tragic fate. Specifically, the approach mainly involves two perspectives: falling a victim to his unconscious “desire” and serving sacrifice to madness-driven “signifiers”, provid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cbeth’s tragic fate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关键词: 无意识;欲望;能指;《麦克白》;悲剧

Key Words: unconsciousness; desire; signifier; *Macbeth*; tragedy

《麦克白》(以下简称《麦》剧)完成于1606—1607年间,出版于1623年。其时的欧洲文艺复兴正风起云涌,久被中世纪神权压抑的人性被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张扬,被剥夺的人的主体性得到了确立。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人的主体的命运从谷底跃至巅峰,俨然成了理性的代名词和现代性的载体。莎士比亚便是集中关注人性的戏剧家,《麦》剧便是明证之一。这部取材并改编自苏格兰国王的故事的五幕剧记述了麦克白的弑君篡权之举以及其后所遭受的痛苦毁灭的过程。尽管在剧中,麦克白的政治野心被刻画成其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但剧中不乏对麦克白的心理发展以及语言对其行为影响的深切关照。在剧中,麦克白对权力的欲望固然发自内心的,但更与女巫的预言和麦克白夫人的挑唆密切相关;杀死邓肯和班柯后,荒野幽灵的预言整日回响在麦克白的耳边,潜存于麦克白的无意识里,使其内心饱受折磨,终至惨死于复仇者马尔康的剑下。

以往的评论多从性格缺陷和社会成因的角度研究麦克白的悲剧命运,而对麦克白的心理及语言作用分析不足。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而言,剧中的欲望及语言能指直接导致了麦克白悲剧命运,

麦克白及其妻在疯长的内心折磨中不断出现可怕的幻想,最终沦为权力欲望的受害者和想象能指的牺牲品。这使得四百年前的这部悲剧具有了后现代文本的特征,即人的主体由于异化而分裂并导致悲剧结尾的发生。参照剧中不断出现的欲望及能指,本文拟借鉴拉康的理论对麦克白的悲剧根源作出精神分析上的佐证。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是弗洛伊德以后最具影响力的法国精神分析学家,20世纪有国际影响的理论家和思想家。精神语义分析理论是拉康的主要理论之一,主要来源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学、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哲学思想、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学和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人类学,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精神分析学,在无意识、欲望、他者、自我及主体等有深刻的洞见,并对人的社会性有一定程度的切入。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如此评价:“拉康的著作具有突出的独创性,他试图‘重新阐述’弗洛伊德学说,使其成为所有关心作为主体的人、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人与语言的关系的人们所感兴趣的东西。”(伊格尔顿,204)

一、麦克白:他者的无法满足欲望的受害者

“欲望”说是精神分析领域的一个的基本范畴,也是精神分析的理论起点。弗洛伊德在《元心理学》中对“欲望”这一概念作如是描述:

“处于心理的东西和躯体的东西交接处的一个边缘概念,是从躯体深处传出并到达心理的种种刺激的一种心理上的表示,是由于心理同躯体相联系的结果而在心理上产生的一种需要行动的状态。”(转引自王先需等,510—511)

很显然,弗氏之“欲望”说实指人的一种本能状态,一种心理和肉体上的需要。而拉康曾就欲望说过一句为人们所反复引用的话:人的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及“人的欲望从对他者的欲望中发现它的意义,这与其说是因为他者把握着被欲望的主体,不如说欲望的第一个对象即是由他者来认可的”。(转引自王先需等,510)

拉康关于“个人的欲望即是他者的欲望”的观点可以追溯至黑格尔,后者认为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存在必须建立在认可他者的自我意识的基础上。科耶夫作为一位著名的黑格尔哲学阐释者,曾将此解释为个人和他人的欲望的相互依存性,因为个人所欲求的事物正是他者所渴求的。此外,个人欲望的满足是通过以转变、同化或内化的方式来否定其渴望的事物而实现的。

莎士比亚对人性了解至深,在《麦》剧中,他对麦克白对权力的欲望的刻画与麦克白夫人对权力的欲望的刻画交替进行。从战场上英勇作战凯旋的麦克白对王权的野心在剧中第一次出场、第一句话里便可见一斑。“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阴郁而又光明的日子”(莎士比亚,262)。“阴郁而又光明”(fair and foul)双关使用,对之后的剧情起到了预示作用。然而,在荒野上被女巫告知自己将加冕为考特爵士,并继而被加冕为苏格兰王后,麦克白的喜出望外很快便被无意识中的恐怖所取代了:

“想象中的恐惧远过于实际上的恐怖;我的思想中不过偶然浮起了杀人的妄念,就已经使我全身震撼,心灵在胡思乱想中丧失了作用,把虚无的幻影认为真实了。”(莎士比亚,266)这是麦克白对弑君夺位出现的首次担忧,选择以无意识的形态表露出,并不是偶然的行为,而有其心理基础。拉康认为,无意识即是那暗中表露了的,却未被公开认识的欲望,是被语言构建的欲望的表现。从之后的剧中,麦克白对杀死邓肯表现出的犹豫不决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麦克

白夫人的挑唆,他很可能会满足于自己在战场上的卓越功勋,而控制住自己膨胀的欲望。心悸于“现世的裁判”和“一丝不爽的报应”(莎士比亚,266),麦克白甚至试图劝阻麦克白夫人放弃谋杀邓肯,安于已经获得的巨大荣耀,“他最近给了自己极大的尊荣,……我的名声现在正在发射最灿烂的光彩,不能这么快就把它舍弃了”(莎士比亚,275)。然而麦克白的这一努力遭到了麦克白夫人的唾弃,并兼以放弃与其爱情的威胁,“难道你把自己沉浸在里面的那希望,只是醉后的妄想吗? [……]从这一刻起,我要把你的爱情当作同样靠不住的东西。你不敢让你在行为和勇气上跟你的欲望一致吗?”(莎士比亚,275)不仅如此,她还将麦克白比喻成“畏首畏尾的猫儿”和“一个懦夫”,在如此的激将法下,麦克白完成了内化麦克白夫人欲望的过程,扫除了最后的犹豫和不决,如此说道:“只要是男子汉做的事,我都敢做;没有人比我有更大的胆量。”(莎士比亚,275)

赫士列特(William Hazlitt)在《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论》(1817)里这样写道:“(麦克白夫人)她决心之大几乎掩盖了她罪恶之大。她是一个伟大的坏女人,我们恨她,但我们怕她甚于恨她。[……]她的邪恶只在为了达到一个很大的目的;她与别人不同之处也许不在于她心硬狠毒,而是在于她那遇事镇静的头脑与坚强的自我意志。”(杨周翰,198)在无情的欲望控制之下,麦克白夫人已成为评论家眼中的“第四个女巫”,完全失去了人性并希望被“解除我的女性的柔弱(unsex me)”(莎士比亚,271)。其实,她的坚定的野心的种子,从在信中读到麦克白谈及女巫的预言那一刻起便已经开始生根发芽。深知麦克白内心“充满了人类慈善的乳汁”,踌躇不决,她旋即宣称道:“让我把我的精神力量倾注在你的耳中; [……]让我用舌尖的勇气,把那阻止你得到那顶王冠的一切障碍驱扫一空吧。”(莎士比亚,270)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为了说服瞬间有些犹豫的麦克白,邪恶的欲念驱使麦克白夫人说出了如下母性殆尽的话:“我会在它(指婴儿)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从它的柔软的嫩嘴里摘下我的乳头,把它的脑袋砸碎,要是我也像你一样,曾经发誓下这样毒手的话。”(莎士比亚,275—276)

从以上部分选节不难看出,没有麦克白夫人的存在,麦克白的悲剧之路将难以成行,麦克白已沦为麦克白夫人这一“他者”的无法满足的欲望的受害者,这一点可在拉康的理论中得到支持。拉康在其理论中区分了“欲望”和“需求”的区别,指出前者尤其有“本体论”上的意义,它总是在希冀获得什么,寻找某物来满足自己;且不幸的是,这种内在的欲望对于个

体来说是无法逃开的,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心理,并带来一种难以缓释的痛苦。剧中,在“辅佐”麦克白登上王位并尽享天下尊荣时,麦克白夫人并没有感到快乐,她自语道:“我们的目的虽然达到,却一点不感觉满足。”(莎士比亚,299)在拉康那里,“欲望是对他者的欲望之欲望”这一命题不仅包含“欲望”的难以满足性,还含有更多重意义。对《麦》剧而言,该命题的前两层含义得到了体现,它们是:人所欲望的客体是他者所欲望的客体;人的欲望是想得到他者之认可的欲望,也即人是根据别人的观点而产生欲望。在剧中,与其说麦克白对王冠有觊觎之意,倒不如说麦克白夫人对王权有着虎视之心。不仅如此,拉康的“他者的欲望说”还有一层更为深刻的解读:人总在欲望新的客体,人所欲望的客体总是处于被不断延搁的状态,人的欲望总是无法得到满足。麦克白亦是如此,在杀了邓肯、如愿登上王位后,麦克白恼怒于女巫对班柯的子孙将继承王位“君临一国”的预言,为了不让“班柯的种子登上王位”(莎士比亚,295),而不惜指示刺客连续杀死班柯及麦克德夫的妻小及家人。此时,被不断更替的欲望所奴役的麦克白已在不可饶恕的罪行之路上越走越远,甚至某种程度上超出了麦克白夫人,因为后者,由于被强大的杀人篡权欲望耗尽了心力而疯癫至死,已经走完了自己的欲望之路。

二、麦克白:无意识想象能指的牺牲品

关于无意识,拉康有两个著名的洞见:其一,无意识具有类似语言的结构;其二,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对于第一点,在拉康看来,与其说无意识先于语言而存在,倒不如说语言先于无意识而存在,因为主体在其精神发展的某个时刻进入语言时,语言早就存在了。某种意义上,是语言创造出了无意识,语言作为一种象征符号的力量决定了一个人的前世今生以至身后:

象征符号以一个如此周全的网络包围了人的一生,在那些“以骨肉”生育出他的人来到这个世上之前,象征符号早就结合为一体了;……它们给出话来使他忠诚或叛逆,它们给出行动的法则让他遵循以至他还未到达的将来,以至他的死后;依照象征符号他的终结在最后的审判中获得的意义,在那儿语词宽宥或惩治他的存在,除非他达到了为死的存在的主观实现。(拉康,290)

无独有偶,作为拉康的同时代人,列维-斯特劳斯也曾说出“谁要讨论人,谁就要讨论语言”(利奇,41)

的惊人论断。两者研究的角度不同(后者是立足于人类学和社会学),却都在着力挖掘深藏于语言文化下面的无意识结构。

能指理论是拉康所说的“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的一个重要依据。通过将索绪尔的所指/能指颠倒成能指/所指,拉康赋予了能指至上的地位,并将索绪尔图示中代表连接的“/”理解成精神分析学上的压抑,这种压抑造成了意义的不确定,即拉康称之为“滑动的能指”之下的“飘忽的所指”。

“我所说的把能指和所指结合起来(把两者‘扣住’),任何人都还没有做到过,因为两者的黏着点始终是虚构的,因为所指始终处在游移、‘滑离’的状态”。(拉康,801)

拉康此举颠覆了任何关于观念或意义支配能指或语言文字的思想,这与罗兰·巴特和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通过文字(能指)游戏强调能指地位的至上性是一致的。还须指出的是,所指和能指在索绪尔那里,其实是代表着语言符号所连接的概念和音响符号。“语言符号联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索绪尔,101)

在这一点上,拉康同意索绪尔关于能指是一种音响实体的概念,但同时认为,能指与其说具有心理性质,不如说更属于无意识的范畴,早已在人掌握语言规则之前便已深嵌于人的身体里了。这种无意识的能指在个人获得他者的话语的过程中被构建起来,并通过所指的飘忽不定导致能指链的断裂。从而颠覆个人的主体给人类带来悲剧。这一点在麦克白的悲剧命运中主要表现为由三位女巫开启的滑动的能指链。在西方文化中,巫术(grammar)与英语中的语法(grammar)有着相同的语源关系。历史上最早垄断表达和记录语言的书写系统——文字的往往是巫师。据某些语言学家的研究,语法最初就是应占卜师、巫师的需要而产生的。(申小龙,26)所以,从发生学与词源学角度考察,语言和巫术常常是不可分离的,这也给将《麦》剧中的“巫术”看作是一组语言符号(更确切而言,是一组能指符号)提供了人类学的依据,而能指所压抑的所指或符号的指示意义是需要麦克白自己来赋予。因此,《麦》剧中女巫这一超自然因素的设立,不仅是作为给戏剧增添娱乐成分的丑角出现,更是作为能指符号的“物理载体”而体现着人类语言与外界社会的关联。巴赫金曾就骗子、小丑、傻瓜在小说中的作用如此说过:“他们有着独具的特点和权利,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作为外人、不同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相应的人生处境发生联系,任何人

生处境都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看出了每一处境的反面和虚伪。”(巴赫金,354)

在剧中行走的命运悬崖的边缘,麦克白在生与死的挣扎中遭受着不断变换出现的能指的折磨,并在飘忽的所指中逐步滑向悲剧的深渊。而女巫的含混不清的祝福便是滑动的能指链条的第一环;没有这第一环,麦克白的权力欲望的爆发便是无源之水,其悲剧命运也不会发生。对这一点,有评论家如此评论:“很难想象《麦克白》中如果没有女巫的出现,这出戏剧和它的风格会变成什么样?”(孙家秀,302)

于是,剧幕拉开,第一个能指便在三个女巫的合唱中出现了,“美即丑恶,丑即美,翱翔毒雾妖云里”(莎士比亚,257),很快在接下来麦克白的自言自语中,美丑之辩证关系便再次出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阴郁而又光明的日子。”(莎士比亚,262)(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处“美丑”和“光明而阴郁”在原著中均是“fair and foul”)。通过使用“美即丑恶”这个符号能指,祸福相依的悲剧氛围从剧作伊始便潜伏在舞台上空了。“麦克白自己被命运的狂力所驱策,像一只船在风暴中飘荡,[……]巫婆的指示使他沉湎于迷信的畏惧与屏息的悬望,从此他迫不及待地去证实她们的预言,并用邪恶、血污的手扯开了那遮掩着尚未分晓的将来的帷幕。”(杨周翰,197—198)

从战场凯旋后,当听到女巫说他将被加冕为“考特爵士”,然后将成为“未来的君王”后,麦克白的欲望便油然而起,“光明而阴郁”这一能指便已嵌入其内心,令麦克白对这一能指的意义充满彷徨。在无意识中,这一能指令麦克白不断地将其读解为即将刺杀邓肯的“一把想象中的刀子[……]形状正像我现在拔出的这一把刀子一样明显”(莎士比亚,278)。和刺杀邓肯后,班柯在其眼中变成的“使我畏惧的重大的绊脚石”,由此可见,无意识确是语言对欲望加以组织的结果并通过能指对主体产生作用。

如果说“美即丑恶”作为能指链的第一环,“考特爵士”和“未来的君王”是第二环,那么三个幽灵给予麦克白的三条忠告则构成了能指链的另一环:“留心麦克德夫;留心费辅爵士”(莎士比亚,315),“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伤害麦克白”,“除非有一天勃南的树林会冲着他向邓西嫩高山移动”(莎士比亚,316)。这第三个能指环的所指被麦克白所错误领会,并坚定了杀死麦克德夫的决心。然而,这一次,他只杀死了他的家人,麦克德夫的逃脱给麦克白最后的悲剧惨死埋下了伏笔。剧本的结尾,远在英格兰的马尔康和麦克德夫反攻复仇,罪孽的麦克白死在了麦克德夫的剑下,而所指也以戏剧性的形式出现:马尔康是从母亲的子宫里剖腹生出的,而移动的勃南的树

林实是马尔康的士兵用勃南的树枝掩身行进时形成的。

能指带来所指或意义的不确定性,除了体现在使麦克白成为牺牲品的能指链环上,还在于使其在得知麦克白夫人发疯致死的那一瞬,意识到生命的荒谬和虚无:

“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莎士比亚,343—344)

在原著中,“找不到一点意义”对应的英文是“signifying nothing”这个词,而“故事”使用的是“tale”一词,较之“story”更强调“想象与重述”。这句话可以看成是对能指与所指间断裂关系的最好注解:能指与所指成了毫无关联的碎片,能指链不得不发生断裂。对麦克白而言,这一切不仅可以看成是对自己所犯罪行的忏悔和反悟,更是在断裂的能指符号链中迎来行将发生的主体分裂和自我异化和最终的悲剧结局。

三、自我的异化和主体的祭奠

从作为他者的无法满足的欲望的受害者,到无意识想象能指的牺牲品,麦克白继麦克白夫人之后也走完了自己的悲剧之路,其悲剧之死究其根本却是自我的逐渐异化而致。“自我”这个概念并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独创,实际上,它源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成为自笛卡儿以来直到胡塞尔和萨特的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一概念的基本内容是:人是一个“身一心”(body-mind)二元结构;其中的“心”是人的存在之本质规定——在此意义上人是一个思维和认识的主体、一个统一而自主的主体。语言是人类认识和拥有世界的方式,语言对于存在具有先在性和生成性。当语言符号之一的“能指”永远处于向另一个“能指”的滑落过程中,“能指”链终会因为无法触及固定的所指实体而发生断裂,这在麦克白沦丧于无意识想象能指并导致自我的异化中可以得到体现。

不仅如此,在拉康看来,“自我”还非“我思”或“我在”,而是人的一种想象关系,与人对自己的想象以及与他者的认同有关。在由想象关系构成的“自我”中,自我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分裂的形象,这主要是由自我的一个基本特征即“误认”(méconnaissance)所致。自我的这种特征最初是由人

类主体心智的不成熟所致,但并不会随着主体心智的成熟而消失,相反,它将一直以无意识想象能指伴随着自我。承认自我根本上是一个他者,这并不是异化的表现;相反,不知自我的真相,反而把想象之像误认为自身的真相,这恰恰就是表现为异化。麦克白将他者的欲望认同为自己的欲望,在无意识想象中领会由女巫和幽灵发出的一系列的能指链,便是把“想象之像误认为自身的真相”,便是自我异化的表现。

为了增进对自我的异化的理解,笔者有意在此对麦克白和理查三世作一个对比。同样是莎翁笔下的凶手和篡位者,同样都是心怀异志,野心残暴,两者却有着很大不同。理查的残暴是出于天性和体质,而麦克白的残暴是由于偶然条件。理查生来身体和思想都有缺陷,并且天生不能为善;麦克白则充满了“人类慈善的乳汁”,坦率慷慨。比之理查不需要鼓动者,而是由暴烈脾气和对作恶的天性爱好而犯下一系列的罪恶,麦克白是在女巫的预言启发和妻子的怂恿下犯罪的。杀人之后,麦克白一想到自己的罪行,内心就充满了恐怖感和间或的悔悟;而理查的性格中并没有普通人的天性,却不会如此。因此,作为一个悲剧主人公,麦克白不是一个彻底的坏蛋。表面看,他的悲剧只是因为被膨胀的权力欲望所奴役,本性中的善在与恶的较量中失败而致,而实际上,他的悲剧命运是因内化了“他者”的欲望而沦丧于无意识的想象的能指中,在一系列的杀人罪行中自我不断异化的结果,这也构成了该剧被认作是悲剧的原因。

四、结论

与弗氏的精神分析不同的是,拉康的精神分析视角更加具有社会学和生理学的特征,也因此更具客观性。本文从拉康的欲望和能指理论出发,赋予了《麦》剧的悲剧性以一个新的视角。尽管本文进行的是麦克白的精神分析,但是由于引入了对语言能指的分析,便带入了其必要的社会性,揭示出他者对自我的复杂作用中及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列维-斯特劳斯的名言“谁要谈论人,谁就要谈论语言”的后半句便是“而谈到语言,就要谈到社会”,这整句话便反映出对文学语言的结构分析已经深入到文学的社会结构分析。

诚然,脱离了剧作的社会背景、历史成因和审美旨趣,而仅仅运用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来分析麦克白

的悲剧命运,难免有些片面。但运用拉康的“无法满足的他者的欲望”对麦克白进行精神分析,可以体现出莎士比亚对复杂人性的深刻关照及其与世界的辩证关系的理解,这也是文艺复兴精神的一个根本特征。本·琼生(Ben Jonson)曾写道:(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世世代代。这种恒世性应包括其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和关照;不仅如此,笔者同意如下观点,即“莎士比亚之所以属于所有时代,还在于——也许更在于——他的剧作以各种方式参与着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政治生活,表现出惊人的当代性和适时性”(张冲,1),并认为也正是这种当代性和适时性构成了各个时代从各个角度不断阐释莎氏著作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参考文献

- [1] 巴赫金. 小说理论.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2] 埃德蒙·利奇. 列维-斯特劳斯. 王庆仁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 [3] 黄汉平. 拉康与后现代文化批评.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4] 拉康. 拉康选集. 褚孝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 [5] 孙家秀. 论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
- [6]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7] 申小龙. 语言的文化阐释.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2.
- [8]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戏剧. 朱生豪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9] 王先露、王又平主编. 文学批评术语词典.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 [10] 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
- [11] 杨周翰编选.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12] 张冲主编. 同时代的莎士比亚:语境、互文、多种视域.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